

《探秘馆藏》系列之四

信仰的世俗化

——临海市博物馆藏宋代佛像砖

□滕雪慧

1989年临海市博物馆对中山西塔进行落架大修时,发现该塔外表虽为清式,但塔体实为宋物,从出土的塔砖铭文可知,西塔的始建年代为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临海市博物馆保存有其时采集的两块宋代佛像砖。其中一块佛像长8.8厘米,宽5.1厘米,佛像阳线隆起,双手合十,全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头顶有肉髻隆起,耳垂长至下颌,面露微笑,像后有头光与背光。下为长方形铭文框,内有“弟子徐大造此永充供养”诸字。(图一)另一块佛像砖略扁,上端圆角,佛像高10厘米,宽7.6厘米,佛像造型与前一块基本相似,由于五官线条更为清晰,神情意态稍显不同。

这两块佛像砖从图像到文字都显示出浓郁的世俗生活化甚至是平民化特征。佛像线条粗简概括,神情亲切直白,不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存在,而是宛若人世间的慈祥父母,带给人心灵的抚慰。从佛像的审美倾向及铭文文字可以判断,砖的制作者是一位民间工匠。铭文上所刻信徒名字没有深厚的文化含义,“徐大”其人也是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平民。佛像砖为平民而制,亦为平民所欣赏。这两块塔砖反映了佛教在宋代平民社会的存在情形。

宋代佛教信仰的世俗化不仅反映在一般

的平民社会,也体现在士大夫阶层中。士大夫阶层的佛教艺术可以法常的水墨观音画《白衣观音》为代表,所绘白衣观音静坐于山崖水边,形象纯朴,一如农妇,双眼微睁,透出对世间的悲悯和关怀。画面静止在当下的永恒,蕴含着深沉的禅意。(图二)可以看出虽然士大夫阶层的佛教艺术在审美倾向上与一般平民社会存在极大的差距,但都是不同人群以自己的方式将佛与自身的存在相融合的产物,本质上都是佛教的世俗化。

宋代佛教的世俗化是社会大变革的产物。东汉以降,士族门第兴起,至于隋唐,士族掌控政权,把持官场,具有经济特权。他们垄断文化资源,世袭文化上的优势,即使其子弟不学无术,但在教育不普及的社会中,一般平民仍无法与其抗衡。佛教自东汉初传中国以来,信奉者大多为社会上层人物和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士族。他们致力于经典的翻译,义理的探究,而这不是一般民众的文化素养所能理解、深入的,因而佛教在平民社会中的影响也有限。隋唐时期,士族已趋于衰落,至宋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科举考试制度的全面实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加快。科举出身的人成为官僚主要来源。而官僚的背景又是多层次的,是趋向于民众的,不是社会上

层所能垄断。此时,平民有更多机会上升到统治阶层。由此,文化资源也由少数人垄断变为大众化。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中国佛教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这一变革从唐中后期即已发端。六祖慧能大师(638—713)创立了“新禅宗”,取消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差别,认为每个人皆有佛性,“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坛经·般若品》),都有成佛的可能,使一般民众也具有了成佛的希望,体现出一种面向平民的入世精神。慧能大师声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坛经·机缘品》),高深义理并非成佛所必须,“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唯有向内心领悟,体认自己心性、自性,便可领悟得道,当下成佛。可以看出慧能大师佛教变革的基本方向就是世俗化与平民化。至宋代,佛教已在平民社会中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以致



图一



图二

“家家观世音,处处弥陀佛”。一般民众到寺院佛窟,烧香拜佛祈福,或在家念佛以期往生西方。士大夫参禅悟道,切磋学术,领略禅学的高雅空灵,精微动人。

无论是汲汲于营生的斗小民还是追求精神生活的士大夫,生命总难免于苦。每个人都需要心灵的安慰。佛陀的教本是超脱人生苦难的修行,误而衍为像教,便也是一种慈悲。无论人世如何艰难,你身处何方,那微笑为你入世,一直都在,等你。



紫阳街:

一个人,一段历史(上)

□何薇薇

临海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胜古迹众多。其中有两处“国家级”景区不可不游,一是台州府城墙,俗称“江南长城”,始建于东晋,历史上曾多次拆毁、重建及修缮,因戚继光驻台州抗倭大捷而闻名,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是贯穿古城南北的紫阳古街,紫阳古街是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古街之一,2012年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千年古城兴衰的见证。

从台州府城墙的兴善门下来,就是紫阳古街的南街口。古街完整地保留了唐宋时期的坊巷格局,肌理依旧,坊墙依存,古街上的百姓世代居住于此,漫步古街,常会看到耄耋老者坐在家门口闲话白搭,或者一群孩童追逐嬉戏,古街上的商铺也多为住户根据自家便利所开,在这里,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历史的真实性,风貌的完整性,生活的延续性。

有人说,紫阳古街的珍贵,正因为它是一条“活”古街。紫阳街原本有街无名。据民国23年(1934)重修的《临海县志稿》绘制《临海县治附郭图》上,这条街没有街名的记载,而是按照古迹、人名、地名来称呼这条街的所在地。为了统一街名,抗战时期,国民党县长庄强华选择了一些名人来命名临海的街道,其中将现在的紫阳街命名为中正街,但百姓仍习惯用原来的地名称呼,中正街有名无实。1951年,临海县人民政府作出了临海城关地区街名命名的决定。在征求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后,参照历史事实,对城关镇的街名、巷名作了统筹规划和命名,为纪念临海和平解放,将中正街改为解放街。解放街这个名称一直沿用了50多年,直到1994年1月,临海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城内有志之士将解放街的历史作了详细、全面的调查研究,向市人民政府提出了建议和改名的依据、理由。1998年,临海市委、市政府将解放街改名为紫阳街。

改名紫阳街源于纪念道教南宗始祖张伯端。张伯端,字平叔,临海人,北宋内丹学家(983—1082)。神宗熙宁二年(1069),张伯端遇仙人刘海蟾传授金液还丹之诀,改名用成(诚),号紫阳山人,宣扬内丹修炼及儒释道三教一理思想。张伯端与杏林翠玄真人石泰、道光紫贤真人薛式、泥丸翠虚真人陈楠、琼华紫虚真人白玉蟾被奉为“全真道南五祖”。著有《悟真篇》《青华秘文》《金丹四百字》等。

《西游记》中有紫阳真人救宋紫微金圣皇后的故事:“行者抬头观看,只见那:肃肃冲天鹤唳,飘飘径至朝前。缭绕祥光道道,氤氲瑞气翩翩。棕衣苦体放香烟,足踏芒鞋罕见。手执龙须幌帚,丝绦腰下围缠。乾坤处处结人缘,大地逍遥游遍。此乃是大罗天上紫云仙,今日临凡解魔。行者上前迎问道:‘张紫阳何往?’紫阳真人直至殿前,躬身施礼道:‘大圣,小仙张伯端起手。’行者答礼道:‘你从何处来?’真人道:‘小仙三年前曾赴佛会,因打这里经

非非是万千。一家温饱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紫绶金章今已矣,芒鞋竹杖杖悠然。有人问我蓬莱路,云在青山月在天。’赋毕纵火,将所署案卷悉焚之。因按火烧文书律遣戍。”

张伯端因焚文书被滴戍岭南后,对官场不再抱以期望,便在云水(今广东乐昌县)一带访道。机缘巧合之下遇到了在桂州任职的余杭人陆洗,就跟随陆洗帐下。熙宁二年(1069),陆洗改任成都,张伯端随同前往,后来在成都遇到仙人刘海蟾。刘海蟾乃是钟离权、吕洞宾之徒,仙法高深,张伯端得刘海蟾传道,“以夙志不回,初成

愈格,遂感真人授金丹药物火候之诀”。陆洗死后,张伯端失去依托,于熙宁三年(1070年)自成都返回故里,传道授徒。回临海后,张伯端“筑室于山青水绿之中,乃扬髻然而怡怡然,若有所得”。但因丹法“三传非人,三遭祸患,学者多为逐名利”,于是萌发了著书传道的想法。熙宁八年(1075),张伯端在临海著成《悟真篇》。《悟真篇》是汉代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之后又一本重要的丹经著作,其地位与《周易参同契》不相上下,可以说同为丹经之祖,是道教内丹丹法的主要经典之一,被奉为道家必修之课。

著书后,张伯端再次离开临海,传道天下。并遵陆洗遗嘱,前往荆南(今湖北江陵)得转运使马处厚资助,“择兴安之汉阴山中(今陕西省紫阳县紫阳洞)修炼”。

张伯端晚年再次回到临海,归隐于百步岭(今临海百步)潜心修炼。元丰五年(1082),99岁高龄的张伯端“天炎浴水中”,跌坐而化。留有《尸解颂》:“四大欲散,浮云已空。一灵妙有,法界圆通。”弟子“用火炼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实,色皆紺碧”。

百步岭的乡里在其羽化处立碑,刻“紫阳化身处”,并

将村名改为“仙人村”,沿用至今。百步岭也曾一度称为百岁岭,以纪念张伯端百岁而化。南宋庆元三年(1197),台州郡守叶筑将城内黄牛坊桥改为“悟真桥”。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台州府推官张澐在百步修建紫阳庵和纪念碑,并题“重修紫阳庵碑记”。

清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因为“梦一天台山道士乞住居地”,派人查清始末后,下诏于临海城关张伯端故居处和城北百步岭张伯端仙化处建紫阳道观,并兴修城内悟真桥、悟真坊、奉仙坊、迎仙坊,更御题敕建紫阳道观碑文。事情的前因后果,清《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九辑记载:“臣思紫阳真人显迹神奇,葛仙翁历着神异,皇上圣心既有愿力,此即两仙运会重兴之期。诚如圣谕,宜为整理振兴,以志千古之盛。所有台州府城之紫阳楼当复旧观,元坛庙应为移建;悟真桥、坊俱宜兴修。”民国《临海县志》卷三十五也对此事作了详细记载,称雍正帝“下抚臣查访,时天台桐柏官方被豪族占据,鬻讼多年。抚臣上其案,乃命工部主事刘长源来山督造,抚臣别委朱观察伦瀚同监人工。以用诚故居在瓔珞街,又俗传百步溪为论减羽蛻处,两处各建观宇,竖御制碑文,天章灿烂,辉映江山”。

城关的紫阳道观旧址位于今紫阳街西侧老教委处,新中国成立前后后被拆毁,幸而雍正帝御题石碑仍保存完好,现存于临海博物馆东湖石刻碑林。碑高为一丈一尺六寸,宽二尺九寸。额题“道观碑文”四字,碑文行书,12行,行46字,字径五厘米。内容为:“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求长生而不知无生,执有身而不知无相法身,如以箭射空,力尽不堕,非无上至真之妙道也。佛祖云:‘外其身而身存。’岂非自尊无我而有我之旨乎?又云:‘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无无既无,湛然常寂。’夫此湛然常寂,岂非常乐我净之妙谛乎?彼夫滞壳迷封,痴狂外走者,乌能测知万万哉!大慈圆通神仙紫阳真人张平叔,著《悟真篇》发明金丹之要,自序以为是乃修生之术。黄老顺其所欲,渐次导之,至于无为,妙觉达摩六祖最上一乘之旨,则至妙至微,卒难了彻,故编为外集,形诸歌颂,俟根性猛利之士,因言而悟。于戏!若真人者,可谓佛仙一貫者矣。”

(未完待续)

